

艺术集粹

(文集)

贾靖宏·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藝林集粹

丁巳年
夏月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人民日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实力派书画家 / 游正超主编.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6.9

(当代实力派书画家)

ISBN 7-80208-428-8

I. 当... II. 游... III. ①中国画—作品文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0500 号

北京东方神州书画院 编

主 编: 游正超

作 者: 贾靖宏

封面题字: 李可染

责任编辑: 安 申

封面设计: 李秀娟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号 邮编: 10073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富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

印 张: 20 个印张

印 数: 0001—2000 册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8-428-8/J.010

总 价: 380.00 元

書畫藝術心語

中國書畫藝術是最通心契
的藝術。它是有非語言、文字
和色彩所能盡述的。它直存
性。幾十年來我在中國書畫的
創作報導、欣賞、評介與親身實
踐中感悟人生和藝術的真諦。
我以書畫得情感、陶冶、心靈
的慰藉與淨化。

辛巳秋月於新加坡



序

闵凡路

己丑清明前后，靖宏兄把他要出一本书画名家访谈录的想法告知于我，并把作品目录和部分作品送给我看。虽然我对书画艺术缺少研究，但对靖宏本人可算十分了解，便欣然应允。

我与靖宏是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同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学习俄语，他高我两届；毕业后，我们又都在新华社工作，在参编部，国内部、《半月谈》共事。交往多年，情谊甚笃。

在新华社多年做记者的他，采访过数百位书画名家，并结下深厚友谊。数百篇通讯特写便是他从业多年的心血结晶，也是他对艺术事业的真诚奉献。

由国画大师李可染题写书名的《艺林集粹》中所写的人物，均为中华文化精英骄子，大家巨擘。张大千、齐白石、张伯驹、刘海粟、傅抱石、吴作人、吴冠中、李可染、关山月、常书鸿、启功、朱屺瞻、董寿平、何海霞、白雪石、穆青、刘炳森、范曾、李铎等的身影与风采，他们的艺术成就与艺术见地，一览无遗。读着读着，仿佛步入一座高雅艺术殿堂，美不胜收。

靖宏的职业经历是翻译、记者、编辑。然生涯无冕，翰墨有缘。他自幼喜欢书法，终生锲而不舍，写一笔好字。退休后，专心研修绘画，成绩斐然。由于同众多书画名家交往密切，耳闻目染，居然自己也走进书画家行列。2008年春，新华社大院里举办了“贾靖宏书画艺术展”，楼上楼下那170幅书画作品，令我和社内同行惊慕不已，刮目相看。靖宏书法洒脱酣畅，神采飞扬；其画多姿多彩，手法不俗，那幅用百余天时间绘就的10米长卷《百骏图》，百马奔腾，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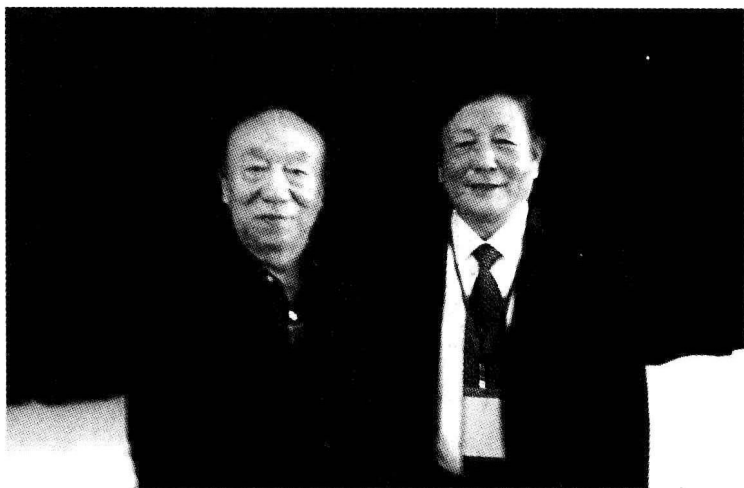
绘花绘马绘沧海，写人写事写精神。贾靖宏既是采访者，也是书画家；既是收藏者，也是鉴赏评论家。

15年前，靖宏作出一个轰动一时的善举，把自己珍藏多年的200多幅名家书画，无偿地捐献给家乡唐山；15年后，他又把自己创作的120幅书画作品，无偿地捐献给他出生地乐亭。这一切，袒露出他对祖国和家乡的赤子情怀和高尚品德。“靖心澄怀集翰墨，宏旨明志有乡情。”画家李燕的题联，贴切、深刻、精辟。

作者笔下的人物，如今不少已经远离我们而去。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他们的艺术作品，是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他们的奋斗历程、治学精神、艺术见解，留给后世，成为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这也正是《艺林集粹》的价值所在。

河有尽头，艺无止境。靖宏兄虽已过古稀之年，身体尚健，精力旺盛，还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奋力前行，还在为弘扬传统文化事业不懈奔走。我期待着他有更多的精品佳作问世。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华辞赋》社社长，原新华社副总编辑、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主任、《半月谈》杂志总编辑、《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



贾靖宏与闵凡路合影

贾靖宏生平简历

贾靖宏，笔名凌寒，1932年3月21日生，河北省乐亭县人，中共党员。1953年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同年被派往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代表团任中立国波兰、捷克代表译员；1955年回国后调新华社，先后任翻译、编辑、记者；1995年退休。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译审）。中国书画鉴评收藏家、中国作协会员（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中国书协会员、中国三峡画院艺术顾问、北京银谷艺术馆艺术总监、《今日华夏艺术通讯》执行主编；曾任新华书画院秘书长兼清凉阁画廊总经理。



贾靖宏在李可染遗作展览会上留影

贾靖宏出生书香门第，6岁起入私塾读书，受到严格的毛笔字训练，打下初始书法基础。大学毕业后经父亲友人介绍，结识了京华书画界名流张伯驹、魏长青、孙墨佛、萧劳、尹润生、秦仲文等先生，并拜张伯驹为师，学习书法和诗词韵律，耳濡目染，书法有了长进。他的书法初习二王，后采百家之长，形成自己质朴憨厚遒劲的风格。其行书飘逸潇洒，隶书刚中见柔，很有独特韵味。作品曾参加全国第一、二届书法篆刻展并在1990年的全国职工书法展上获奖。他在担任新华社文教记者期间，结识并采访过诸多书画界名流，写过有关刘继卣、王雪涛、尹润生、吴作人、李可染、刘海粟、何海霞、吴冠中、孙墨佛、张伯驹、潘素、朱屺瞻、黄胄、关山月、溥杰、慕凌飞，以及范曾和李铎等人的专访、艺术评介、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等文章200余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瞭望周刊以及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他在编辑《半月谈书画集》过程中曾对全国200余位书画家做过采访和艺术调查，并对其创作风格与技巧做过较详细的探索和研究。他曾获得故宫博物院与首都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书画鉴评学习班结业证书和书画鉴评师资格。

贾靖宏为人谦和大度，无论熟人朋友，还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他都有求必应，而且写来极为认真，从不应付了事。20年来他为朋友和同事撰写了数百对嵌名联语，并结集出版了《嵌名联语200例》，受到书画和楹联界的好评。近年来他的国画花鸟、山水和骏马，也有很大提高，并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其书画作品在日本、新加坡、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华侨友人中广为流传和收藏。2008年春在新华社举办了以“廉政、和谐、奋进”为主题的贾靖宏书画艺术展，并出版有《贾靖宏书画作品集》和《艺林集粹》文集。

1995年贾靖宏将其收藏的200余件名家书画精品（包括父辈留下的张大千、齐白石、陈半丁等人的作品）全部无偿捐赠给家乡唐山市人民政府，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与好评。

贾靖宏曾翻译出版200余万字苏俄文学著作，如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与贾刚合译）、波兰小说《马尔达的故事》（《一个女人的遭遇》）、参与翻译和主编《苏联小百科全书》，《俄汉新闻词语汇编》等工具书。（王良恩写稿）

自序

我与书画结缘始末



贾靖宏与穆青社长在一起



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左一张伯驹、左二萧劳、左三尹润生

我的启蒙教育是从念私塾开始的。家乡河北省乐亭县盛行私塾。我6岁上私塾读书，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等。塾师是位老学究，他特别重视写大字；开始是描红，后来是临帖，主要是临柳公权的《玄秘塔》和颜鲁公的楷书。塾师规定学生每天要写一张大楷和一百字的小楷，这便是我与书法结缘的开始。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受家庭的影响。祖父贾诗源是清末秀才，曾在督府当过学监，也干过编修一类的差事。晚年家道中落，赋闲家中。他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画。父亲贾树轩也写得一手好左手书。他们都是名闻乡里的书法家，在京津唐一代和关外颇有名气。我小时常常为他们研磨展纸。每当父亲提笔写字时总把我叫到跟前，指指点点，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高的审美享受了，而我总是沉浸其中。至今仍觉余味悠然，思之神往。

我自幼对书法情有独钟，但始终未能入其堂奥，这是因为我从上初中开始便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生活环境中：日寇入侵，战乱频仍，东奔西跑，安心读书尚不可得，练写书法更是白日做梦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上了大学，读的是俄语系；大学毕业后我投身于新闻翻译工作，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研究中外文学与新闻学著作中去，自然无暇临

池学书，只是给朋友写信或审阅书稿时选用毛笔。

对于书画开始用点心思去研习，已是在知天命之年以后的事了。在7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父亲拖着孱弱的病体来京带我一一拜会了他在京华书画界的故交，使我得以结识了不少书画届的名流。

1980年初，由于张伯驹先生的引荐，我前往辟才胡同的一条小巷子拜会了我国四大古墨收藏家之一的尹润生先生。尹先生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特别是他对老北京的掌故谈起来简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与尹老的相识使我这个新闻工作者大获益处。尹先生对振兴中国书画艺术呕心沥血。受张伯老之托他与萧劳先生共同主持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尹老主持西城，萧先生主持东城）。我加入该社作为成员和理事，一是职业关系，二是兴趣所致。尹先生对于有一位酷爱书画的记者入社大感欣喜，因而对我极为重视和信任，经常来电话邀我到他府上研究、磋商书画社办社和教学事宜。我们渐渐地成为了忘年交。尹老和夫人张颖昭（原为美院国画教授）待我如同自家人。其时，“十年浩劫”过去不久，尹老兴之所至为我们相识写过

这样的一首诗：

劫难过后事如麻，沧海桑田少故家；
驱散乌云重见日，画苑翰墨又争葩；
潦倒平生不自吟，非君谁肯复相寻；
云烟过眼成往事，掸震搜技感知音。

若说在书画爱好和鉴赏方面对我影响最大的自然要算张伯驹和潘素了。我结识张先生伉俪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我大学毕业分配来京不久，由父亲友人傅湘先生引见，到后海张府会见了伯驹先生夫妇。翌年春父亲来京又带我去张府探望并当即令我向张潘二位先生行拜师礼学艺。从这时起我在张先生家里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文物珍宝，学到了不少书画鉴赏和诗词韵律方面的知识。

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中之瑰宝；中国书画浩如烟海，代代都有超凡入圣的高手，种类之繁，令人叹为观止。张伯老告诉我，“要学习艺术只能不拘一的个性、气质与话颇有道理。就对于二王、颜、极喜欢，他们书劲浑厚、含蓄蕴我心驰神追，崛、峭密、厚魄。浩浩书法艺不竭如江河。张



刘海老设家宴、刘师母亲下厨房为我烹调上海菜款待

多，题材之丰，形为观止。张伯老告和继承中国书画艺格，要取决于自己兴趣。”我觉得这以书法来说吧，我米、蔡、赵的字都法的潇洒飘逸、道藉、俊秀端丽都令而隶书的坚实、奇重，也足以动人心术，无穷如天地，先生说：“最重要

的是求真脱俗，避免追奇求怪”，所谓“愚去智生，俗除清至”，刻意经营造作，便会意趣索然！

我和伯老是两代人，但却是忘年之交。每次我去张先生府上，他和夫人潘素都十分热情地款待我，有时赶上，还留家中吃饭。我在这样一位深具文化修养，集中华国粹于一身的长者的启迪与教诲下，学识猛进，获益匪浅。

伯老因主持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的工作（我是书画社的成员），还常邀我一道参加北京一些单位的书画笔会，从而加深了我们的忘年之谊。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80年春节过后）我们一道去颐和园的谐趣园参加元宵节书画笔会，面包车把我们拉到颐和园的正门，我们必须步行一公里才能达到目的地，结果是我左手扶着张伯老右手搀着溥杰先生，很费力气地将两位老人拖到了谐趣园，我们三人都累得气喘吁吁。在场的张爱萍同志看我们疲惫的样子，心疼地说：“事先打个招呼，车是可以从旁门开进来的嘛！”

我常听父亲说，张伯老为我们国家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为了不使祖国的奇珍异宝流到国外，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跟中国的文化败类周旋。在他百般努力、想方设法筹措之下，现今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西晋陆机《平复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李白《上阳台帖》、唐杜牧《张好好诗》，以及宋范仲淹《道服赞》等价值连城的旷世真迹都是由他亲自保护留存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慷慨无私毫无保留地将这些家藏珍宝都捐献给了国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当时的文化部长沈雁冰代表政府向张伯驹颁发了褒奖状。

我从少年时代即钟情书画，如醉如痴，但却由于种种难以猜度的原因，至今仍只能流连感叹于书画艺术殿堂之外。不过，欣赏本身已是很高的艺术享受了。老来依然对书画如此痴迷，甚至效颦学步，不以为羞，反而为乐，想来也是因为在这样的流连与品味中，我仿佛圆了一个少年时代的梦。

当然，真正与书画结下不解之缘，还是在1980年以后我充任新华社文教记者的十余年间，那年“寒冬”



贾靖宏主持专题研讨会

过后，“改革开放”伊始，中华大地又迎来了“文艺的春天”。已逾不惑之年的我受新华社老社长穆青之命，到辟才胡同三十五中业余书画学校习画，成为这个学校最年长的学生。在这里从临摹古装仕女图起步，开始了最基本的中国画入门训练。虽是业余习画，但我很认真，很用功，甚至有些“痴迷”，学到很多书画方面的知识，这对我从事的新闻报道主业有很大的帮助；由于结识诸多书画名家，耳熏目染，书画技艺有了很大长进。这期间，我结识并采访过许多著名书画家，撰写过有关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刘继卣、王雪涛、沈尹默、尹润生、启功、吴作人、李可染、刘海粟、何海霞、吴冠中、孙墨佛、潘素、黄胄、关山月、黎雄才、溥杰、周怀民、溥佐、糜耕耘、慕凌飞，以及范曾、李铎等人的专访、艺术评介、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等稿件200余篇。1985年我还作为半月谈杂志社的记者对全国200余位书画家作过艺术调查，并撰写了连续报道，登载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香港大公报和文汇报等报刊上。

文人相交重的是情感真诚。在与书画界人士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文会有的过程中，许多书画家兴之所至，当场挥毫，为我构制了许多会意传神的佳作。我国书画艺术大师何海霞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别离故园三十五年后返回京华的第一个春天所作的第一幅画《天开图画》，就赠给了我。他老人家还在给我的题词中写到：“艺苑无冕客，丰藏翰墨珍；倾囊赠乡友，美育后后来人”，恰当地表述了我与书画家们交往的旨意和夙愿。

目 录

翰墨情结“忘年交”——缅怀我的恩师张伯驹	1
西出阳关故人多——记大漠中的艺术“守护神”常书鸿	3
梅花多情致 精魂不可无——听岭南派国画大师关山月谈“风格”	6
莫道国画无路 正是柳暗花明——访中国美协主席吴作人	8
“声色灵肉之大交响”——从傅抱石杰作《丽人行》拍卖谈起	10
“画坛明星,你不该这么早陨落!”——缅怀旅美画家姚有信	12
我心目中的艺术大师——写在吴作人先生诞辰 100 周年之际	15
艺术大师刘海粟在新加坡	18
孙墨佛——最后一位辛亥革命老战士	20
达艺术之大道 开一派之宗师——记国画大师李可染	23
世纪人瑞 画坛巨擘——记沪上艺术大师朱屺瞻	25
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诞生记	27
功深百炼 才具千钧——记当代中国人物画家范曾	29
吴冠中画展誉满东瀛	32
丹青不老 神思犹新——周怀民先生的画格与人品	33
我拟悲鸿大师笔意习画马心得	35
刘海粟十上黄山随行记	37
神州山河丽 丹青寄深情——记何海霞与张大千的师徒情	39
画坛盛世 泰斗华诞——刘海粟 100 岁寿辰纪事	42
中国画家在欧洲——旅欧杂记之一	44
桑榆晚景堪珍惜——访全国人大代表爱新觉罗·溥杰	46
矿工的知音——在煤都大同访作家萧军	48
丹青不逐年华老——访金碧青绿山水画家潘素教授	50
杨萱庭尽心尽力书写李大钊烈士碑文受到胡耀邦同志热烈称赞	52
刘海粟为国宾馆绘成巨幅国画《曙光普照神州》 ——赵紫阳、谷牧等看望了海粟老人并赞赏这幅画	54
德高艺精忆宗师——写在李可染诞辰 100 周年之际	55
翰墨风流冠古今——记中国书法家兰亭盛会	58
“墨癖”尹润生	59

邹竞和她的“中国彩色梦”	60
美的化身——观萧淑芳花卉画展有感	62
李昌中与他“宇宙摇篮”计划	64
悬空寺访高僧——恒山纪游之一	66
国画创作随感——在澳门艺术学院听卢光照先生演讲记录	68
大河之子的翰墨情怀——感受穆青书法的魅力	70
观张大千潘素合作的两幅画	72
形与意的巧妙结合——读吴丽珠山水画随感	73
溥杰送字到我家	75
人老书亦老 笔墨映丹心——颐和园老人书法展散记	78
观西方抽象派艺术有感	80
难忘的翰墨情缘——记书画家对《半月谈》的关爱	83
书法艺术之花常开——在西冷印社听启功教授讲书法	86
翰墨丹青传佳铭——记肇庆市端城大酒店的企业文化	88
咫尺天涯皆有缘	90
自乐乐人 生动传神——楼青兰其人其画	92
“伊甸园”丰收与画坛骄子丁绍光	94
书写黄土文化的多彩华章——小记我的农民朋友宋丰年	96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与华裔收藏巨子王己迁	100
听史树青教授阐释乾隆御诗《素尚斋》	103
记陈毅与张伯驹的莫逆之交	105
银装素裹扮山河——访冰雪山水画家于志学	115
墨分五色夺天工——浅谈杨萱庭书法的气势与神韵	117
张伯驹与《平复帖》	119
李大钊精神垂范后人——陪同乐亭乡亲拜谒李大钊烈士陵园	120
自古学书勤为本——访军旅书法家李铎	122
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记李政道与李可染的“丹青缘”	124
由“自由空间”向“意识空间”的转化——孔令伟山水画赏析	126
古画国宝《游春图》	128
记军旅老书法家武中奇	130
胸有高致 笔无俗韵——品味吴作人先生的书法艺术	132
董寿平画竹与其养生之道	134
吴冠中的《老墙》义卖记	136
三木般若 怀抱如洗——记奇异书法家周森	138
聆听四位艺术大师论“笔墨”	140

创新与图变——小记画家隋易夫	146
吴冠中和他的《鸚鵡天堂》	148
思念,由一张老照片开始	150
缅怀津门“虎翁”慕凌飞先生	152
伟岸、慈祥、平和、灵秀——读宗华水墨人物画随感	154
春蚕到死丝不尽——怀念《春蚕画室》主人潘洁兹	157
怎样才能写好字——重读二十多年前的一份采访笔录	159
“老顽童”卢光照	161
吴冠中与《半月谈》	163
弃媚俗展瑰丽——记全国牡丹竞选国花画展	164
生命因奉献而绚丽——参观福州积翠园艺术馆随感	166
美在朦胧幻境中——读徐千里的山水画	169
京华一得阁 墨闻十里香	171
丹青情似漓江水——记白雪石为新华社创作巨幅国画《漓江》	174
重读鲁迅墨迹有感	176
喜观王同仁迎牛年书画展	178
钟情书画艺术 营造文化氛围——记穆青社长倡建新华书画院	180
倾心书画益寿延年	183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曹金华援藏诗集有感	185
平凡的人,不平凡的路——说说我的老同学、老同事闵凡路	187
沉郁豪放 秀逸闲静——赏读梁树年的山水画	190
艺术瑰宝的圣殿——卢浮宫——密特朗总统与华裔建筑师贝聿铭	192
阿老不老 艺术常青——品读阿老的舞台人物速写	194
《清明上河图》赏析——故宫博物院专家访谈记录	196
姹紫嫣红最纯真——读徐熹的花卉画有感	198
翰墨书盛世 丹青贺嘉年——首都十位艺术大家书画作品海南联袂大展	200
金刚般若 字字珠玑——读张瑞龄楷书新作《金刚经》长卷	204

附录:

诗、词、赋、联十五例	206
刘炳森文:我与靖宏书友的翰墨缘	211
吴志菲文:贾靖宏:一位为弘扬中国艺术默默奔波的人	212
恒章文:艺苑“无冕客”贾靖宏	215
杨俊起文:高义惠乡里 清风拂后人——贾靖宏先生访谈录	219
刘士裕文:贾靖宏赤诚奉献惠桑梓	224

翰墨情结“忘年交”

——缅怀我的恩师张伯驹

记得那是25年前的2月26日，我国国学大师、书画家、诗词韵律学家、文物鉴赏收藏家张伯驹先生与世长辞了。家父惊闻噩耗，特意从沈阳挂来长途电话，要我即刻前往吊唁。

伯老与家父早年即过从甚密，上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较少往来，但他老人家独具风韵的书画艺术、意深句美的诗词、广博精湛的文史知识，特别是他那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对人宽厚慈祥的仪态，都给我们父子留下了深刻的回忆和思念。

我结识张先生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那时我大学毕业分配来京不久，由父亲友人傅湘先生引见到北京后海张府会见了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翌年春，父亲来京又带我去张府探望并当即令我向张潘二位先生行拜师礼学艺。从这时起我在张先生家里看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文物珍宝，学到了不少书画鉴赏和诗词韵律方面的知识。是张伯老以他的谆谆言教和丰富的文物收藏把我领入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殿堂。

张伯驹先生一生重视、研究中国的国学，尤其钟情书画艺术。他一再强调中国书画艺术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中之瑰宝；中国书画艺术浩如烟海，代代都有超凡入圣的高手，种类之多，体裁之丰、形式之繁令人叹为观止。张伯老告诉我“要学习和继承中国书画艺术，只能不拘一格，要取决于自己的个性、气质与意趣”。我认为这话颇有道理，后来便努力去践行。

伯老和我是两代人，但却是“忘年交”。每次我去张先生府上，他和夫人潘素（父亲在世时我称她“阿姨”，后来称她“潘先生”）都十分热情地款待我，有时赶上，还留家中吃饭。打倒“四人帮”以后，伯老夫妇意气风发，心情舒畅，老两口家中常常高朋满座，琴棋书画，以文会友。我在这样一位深具文化修养、集中华国粹于一身的长者的启迪与教诲下学识猛进，获益良多。

伯老因主持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的工作（我是书画社的成员和理事），还常邀我一道参加北京一些单位的书画笔会，从而更加深了我们的忘年之谊。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们一道去颐和园的谐趣园参加元宵节书画笔会。伯老当时让我邀请溥杰先生一同前往。因我负责联系的面包车只把我们送到颐和园的正门，我们不得不步行一公里才能到达目的地，于是我左手扶着张伯老（当时已81岁）右手搀着溥杰老（当时已73岁），三人跌跌撞撞地走到了谐趣园。早已在场的张爱萍同志（时任国防部长）看着二老气喘吁吁的样子心痛地责怪我说：

“怎么搞的，你本可以叫司机走旁门把车开到这里来嘛，不动脑筋！”当时溥杰和伯老见张爱萍同志有些生气，便异口同声地为我开脱了一句：

“这可不怨他，是那司机说什么也不肯送我们啦！”二老的这句话让我铭记



张伯驹夫妇（左二右一）给我（右二）讲元宵节的来历

一辈子，也更加深了我们的“忘年之谊”。

我常听父亲说，张伯老可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是出生在河南省项城的一位贵胄子弟。其父张镇芳是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河南提法使等要职；中华民国成立后曾任河南都督。张伯驹这位重义疏财的大收藏家为了不使真迹国宝流失国外，不惜倾家荡产，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把许多旷世珍宝收集并保存了下来。

解放后，张伯驹、潘素夫妇毅然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中国传世最早的书法），隋展子虔的《游春图》（中国最早的山水画），以及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赞》卷、黄庭坚的《诸上座》、吴琚的《诗帖》卷、杨婕妤的《百花图》卷、赵伯啸的《仙峤白云图》卷、元赵孟頫的《草书千字文》等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都捐献给了国家，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时任文化部长的沈雁冰代表政府向张伯驹颁发了褒奖状。我从心眼里崇敬这位爱国老人。

我这里特意翻开了那次去探望张伯老时，在他的病榻旁写下的一则日记：1982年8月15日，这天是张伯老的85岁生日。好几天未进食的他突然想吃饭了，并在病榻前接受了将要出国的张大千孙子张晓鹰的访问并与他合影留念。下午我去病房探视时，老人家突然心情振奋，高兴地把我叫到他的病榻前，关心地问我北京中国书画研究社的事，要我“多多向主管部门领导进美言，以便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张伯老还让我抄录下他刚吟成的一首七律和一首《鹧鸪天》词：

七律 寄怀大千兄

别后顺经四十年，沧海急注换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方知思往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阅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鹧鸪天 病居医院至诞感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
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
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
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张先生诵到“还期早息阅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和“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时，已泣不成声。他到生命的最后，还歌颂着我们“换桑田”、“江山好”的祖国，还期望台湾的炎黄子孙和大陆同胞“早息阅墙梦”，还想到人民对他的好处和养育之恩。由此可见，这位爱国家、爱人民的先贤，始终是崇尚理性和道德的。张伯驹先生一生坎坷，一身磨难，但他无怨无悔。我每次见到他时，总看到他是那样的乐观豁达、明理大度；他的思想、精神和高风亮节的人格，早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我们这些晚辈后生，应当很好地学习、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为建立社会主义祖国和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原载《北京日报》、《团结报》、新华社《老年生活》杂志等）

西出阳关故人多

——记大漠中的艺术“守护神”常书鸿



常先生为我作《西出阳关故人多》

“人说敦煌苦，油灯夜读草蘑菇，西出阳关故人多”。这是我国敦煌艺术研究大师常书鸿先生20年前赠给我的一幅画上的题句。

在这幅不到两平方尺的小画上，常先生只寥寥几笔，就描绘出一番深刻的意境和内涵，抒发了他胸中的逸气。一盏小油灯，一本书、几只草蘑菇，加上几行字，以典型的中国文人画的特质，借景物展胸怀，将意念、意象、意境和意趣现于一纸，抒发得淋漓尽致，那一气呵成得心应手的劲头儿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特别是他在画上的题句，一反王维诗《渭城曲》中的悲观情调，“劝君

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改为“西出阳关故人多”，更道出了他在玉门关外大漠中结交众多庶民穷苦朋友的真实心境。画这幅画时，由于现场文房四宝不齐全，更无国画颜料，火苗和印章是用红墨水画上去的。然而，越是在这种简陋仓促情势下的急就之作，就越能显出作者的艺术功底，因而也就越显稀奇和珍贵。（见图，此画我已捐赠唐山市人民政府，由唐山博物馆收藏。）20年来，我每每读之，这位艺术大师的音容笑貌随之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87年4月的一个傍晚，我如约来到人大代表下榻的“北京远望楼宾馆”会客厅。刚一落座，就见一位戴着黑边眼镜的温文儒雅的老者走进来，操着一口杭州乡音说：“让你久等了，今天小组会发言很热烈，轮到我发言还早呢，我是请假出来的。”说着，他递给我一份打印好的关于保护敦煌石窟艺术的建议稿说：“你先看看这个，提提意见。保护好敦煌艺术，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呀。”随后便拉我到 he 住的房间去，说：“那里不受干扰，说话方便，我屋里还有上好的龙井茶……”

我是头一次见到常书鸿先生，在我的想象中，很难把这位风度翩翩、平易随和的人大代表与那个曾经在戈壁大漠滚爬摔打数十载、历尽磨难、被誉为“敦煌艺术守护神”的老艺术家联系在一起。

我急忙站起来对常书鸿说：“常老，我不能耽误您太多的时间，这发言稿我想复印一下带回去仔细看看，摘发新闻稿就行了。我想请您扼要地谈谈自己在敦煌那些年所经历的一些最生动有趣的事，特别是您这位来自‘天堂’的大知识分子，怎么能在敦煌这样一个戈壁荒漠极度艰苦的地方一呆数十载……”

常书鸿略微想了想，对我的提问一一作了回答，只是他的杭州乡音太重听不懂时，我才打断他，他就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重复一遍。

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西子湖畔一个满族驻防旗兵的骑尉之家，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书画，8岁入书院读书，高小毕业后考入浙江甲种工业学院染织专业，并在那里打下了绘画的基础。1927年夏天，他以到轮船上当勤杂工的身份抵达法国巴黎。在那里他经人介绍开始了半天打工，半天到画馆学画的“留学生



常书鸿先生

涯”。由于勤奋好学，他很快以优异的成绩被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录取，一年后由预科升入本科并因在素描考试中获第一名而被破格授予奖学金。1932年他升入著名的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因为他的绘画作品一再获奖，且不是金奖便是银奖，故而被法国美术家协会破例吸收为会员。

后来常书鸿受国内抗日思潮的影响，抱着复兴祖国文艺的愿望，于1936年秋回国，到北平美术学校任教。翌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常书鸿随校向大后方转移，经江西、湖南、昆明迁往重庆。此前，他的全部美术作品都在途中遭日寇飞机轰炸化为了灰烬。

当时的国民政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做出保护文物的姿态，于1942年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当时的形势下，能担当研究所所长重任的非常书鸿莫属。于是他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鼓励下，决定亲自前往敦煌赴任，并靠办展卖画自筹了大部分经费，很快一行6人乘一辆破旧的卡车西进，途中又换乘骆驼，历经一个多月，于1942年开春来到敦煌，并马上投入到紧张而又艰难的整理、修复、临摹壁画的工作。

常书鸿等人住在一间破庙里，桌、椅和床都是土坯垒起来的，油灯碗是捡来的有凹槽的石块，在四处透风的破庙里用木炭和干树枝取暖，弄得一座小庙终日烟尘弥漫。常老说：“敦煌的冬季漫长又特别寒冷，洞窟里滴水成冰。我身上裹着毛毯，戴着厚厚的毛手套，手还是冻得麻酥酥的。墨水和颜料盆下要放着炭火，否则一会儿就结冰了……特别是敦煌漫长的夜最难熬，我们点个小油灯，一边看书、描画，一边嚼着当地老乡送的白薯干和一种叫草蘑菇的野菌。生活虽苦，但大家都被一种使命感和信念所鼓舞。”常老讲述当年的情景时，显得很轻松、乐观。而当时他作为领导者和带头人，总是吃苦在先，迎着困难上，难怪大家都把他比作当地的“红柳”。红柳把根扎在很深很深的沙土里，透过层层沙石戈壁吮吸着有限的水分，凭着细密的叶子，不论严冬酷暑都能克服困难，顽强地生长、壮大。以“红柳”称誉常老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常书鸿热爱生活，在困境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可真是把他压得喘不过气来。常老告诉我，他的前妻与他一道来到敦煌，头一年总算挨过来了，到第二年因忍受不了这里的艰苦寂寞，终于不辞而别，弃家出走了。他得知后，便骑上快马向玉门方向追去，途中因心情急切又精疲力竭而摔下马来，幸亏被玉门油矿工人发现及时，才捡回了一条命。他被送回敦煌后，面对的是年幼儿女的哭泣。然而祸不单行，更让常书鸿伤心的是他又接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发来的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电报指令。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一时不知所措。这位顶天立地在任何困难面前没有低过头的男子汉竟手捧电报痛哭了起来！有人劝他：“正好可以顺水推舟，遵命返回内地就是了！”然而，他一想到失去保护的“伟大的敦煌艺术”又可能重遭被盗窃的厄运，还是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

在官方不重视保护敦煌艺术，所需经费又无着落的逆境中，常书鸿没有气馁，他一边动员同事们节衣缩食，一边靠为人作画筹集资金，同时向内地朋友呼吁捐款。他的良苦用心深得民众的支持，送出展览的临摹作品，引起社会进步人士的热烈响应，纷纷捐款义购，这使常书鸿敦煌研究工作得以继续下去。常书鸿说他感触最深的一点是“西出阳关故人多”——在大西北，他结交了众多的朋友，除了许多有正义感的政界人士，还有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更有许许多多当地的普通百姓。他特别喜欢和青年朋友打成一片，提携他们，教导他们，并常常对他们说的一句话是：“业精于勤，荒于嬉。苦，才能锻炼人！”

常书鸿成长的时代，正值中华民族最苦难的岁月，他正是出于对祖国的爱恋，才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

了捍卫和弘扬民族艺术之中。敦煌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又是近代我国民族灾难的见证。上世纪的前二三十年，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的文化窃贼接踵而至，日本强盗中甚至有伪装成学者的陆海军军官。他们利用反动政府和当地执政者的腐败无能，掠去几万件经卷、精美的佛像文物，甚至连古老珍稀的壁画也多被他们用化学涂料剥离后盗走，以致迄今敦煌艺术珍品多存于外国的博物馆中，成为中国文化艺术界永恒的伤痛。常书鸿旅欧时看到这些陈列在外国博物馆中从中国盗去的敦煌艺术珍品，便无比地痛心疾首。而他从欧洲回国由满洲里入境时，竟受到日本宪兵的检查、刁难和污辱。他怒火中烧，愤懑至极……到了北平艺专，一进课堂便与同学们一道引吭高歌，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在留法时，常书鸿一心一意地读书学艺，他的观念是“艺术可以不问政治”。然而，后来从他亲身经历和民族灾难中激起的爱国主义热情，使他觉得过去的观念行不通了。经过学习和实践终于树立了新的人生观。全国解放后，他心情振奋，思想和情绪都无比轻松，他由衷地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并终于选择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于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又迈出了扎实而辉煌的一步。常老深有感触地说：“我以亲身经历证明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常老说到这里，从桌下翻出一张裁好的宣纸，说：“这里有张纸，是他们让我题词时剩下的，我用它给你画张小画，留个纪念吧。”说着，常老用一支不太好使的毛笔蘸了一下碳素墨水，略一思索就画开了。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这幅寓意深刻的画作，为我留下了一件十分珍贵的纪念物。

1994年6月23日下午，闻名世界的我国敦煌艺术研究大师常书鸿与世长辞了，享年90岁。常老留下一句名言：“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不过若真有转世的话，我还要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还要去敦煌，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事业！”

【作者感言】

敦煌这座人类艺术的宝库在历经洗劫后得以保存下来并获得新生，是与被誉为“守护神”的敦煌艺术研究大师常书鸿分不开的。他捍卫国宝的献身精神是出于对祖国的赤诚与热爱，也是由于他临终前所说的“深蒙党和人民厚爱”。爱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理想的结合，在这位杰出艺术家的身上得到完美而生动的体现。

笔者这里引述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赞扬常书鸿先生的诗作为结语：

无私艺术风范 与世长存不朽

艺贯中外，名扬四海。
敦煌卫士，勋功永在。
一生苦斗业，日人亦感怀：
苦卫数十载，珍贵文化财。
赤诚中心念，后继有人来。
美术出宝洞，红日升天中。
世界齐赞赏，万民仰威容。
纵横四万五，壁画安危仁。
画廊黄沙筑，空前绝后无。
塑像逾数千，华美似昔年。
山河兴亡史，民族耀光时。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

（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北京日报》、《浙江日报》、《中国书画报》等）